

玄覽堂叢書

第一一六冊

玄覽堂叢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上 都中諸當事揭

徐汧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徐汧

揭爲亟請處分以明分誼并陳一得以備采擇事

職 忝侍

先帝講幄循資奉 差告病繳 節憂時觸緒沉疴

愈深自揣迂疎擬請休致比聞警報扶掖星馳鼓

枻渡江而遂有天崩地圻之信矣職 泣血椎心無

顏視息所以忍死須臾者止以翹企

興朝報警雪恥。今者恭遇

聖明御宇。天地重開。恢復大猷。指日可待。而臨

蒞之始。國法宜申。職不得不預瀝愚忱。自鳴罪

狀。職荷

先帝殊遇。受國家厚恩。而頂踵倖存。涓埃莫補。但

知避權要之熏灼。堅臥田間。不思赴

君父之急難。偷生牖下。以致國變不與。殉義無從。

有臣若此。斷當重譴。卽欲力疾請命。席藁束身。

而 哀詔方頒。寢苦伊始。容俟服除之日。匍伏

闕下。以麗刑章。然處分不早。則綱紀不立。所祈執

法正職罪名。以爲偷安苟免者之戒。

神靈在上。鑒此血誠。拊膺呼天。毫無矯飾。至若管見
莛言。久鬱胸次。此身未死。如鳥哀鳴。未經見

朝。不便竇

奏。且係正告同儕之語。非以上 聞。列款敬陳。幸賜
省覽。一曰辨人才。夫知人之明。不可學。惟當以

君國爲衡。仁人之愛人。惡人無他。曰子孫黎民之利。子孫黎民之始而已矣。今進一人焉。勿但以其同乎我也。而當明其裨。

君國者何等。退一人焉。勿但以其異乎我也。而當明其害。

君國者何等。倘憑意見之聯合。爲人才之進退。無論不能收君子之用。抑且無以服小人之心。流弊釀。釁有不可勝言者。惟大君子以人物爲心。先以

君國爲心竭節在公者雖讐必登營私罔上者雖親
必黜而一材一藝之士雖疎賤必甄職竊以爲安
內攘外卽在舉直錯枉之中矣。一曰課職業。今夫
職業之不修非盡其人之惰廢也。繇於近日習尚
以典幹經務爲迂。以交遊聲譽爲美。一行作吏。日
事奔趨。惟恃吹噓以成景績。而其惛惰無華專心
辦治者。顧盼莫及。剪拂無聞。甚有歌頌危於窮簷。
姓名掛於彈墨者。人但見抱功修職者如此。其

趨勢借援者如彼其利幾何不靡然以從人心安
得不日偷政事安得不日壞邪所願柄國者抑兩
及門之後進秉憲者薦不識面之臺官推而司計
詰戎建牙持斧專以職業覈其僚屬俾之晝考夕
省用志不分

中興平治之業端有賴矣。一曰敦寅恭書曰推賢讓
能。處官乃不和政。龐譬之一家之內。主伯亞旅
紛然構爭。其家未有不敗者。自大臣不能和衷而

爲之徒者左右分祖。甚而陰陽兩端。或曰借某以
去。某或曰用某以制某。干戈相尋。心舌交敝。而試
問其所爲借者用者去者制者。果爲國家拔茅爲
國家脫距否。夫人止此精神智畧耳。玄黃水火戰
其中。奔走聯絡亂其外。雖有殊才異能。奚暇幹濟
國事哉。迄於今。牛李同膺寇禍。蜀朔並汙賊氛。追
思往事。惟有長慟。若不盡湔積習。何以仰佐
興朝。倘云忿憾難忘。視

君父之讐孰大。借曰摧折可懼。則身名之慮何長。凡此肺腸。盡應刮洗。方當枕戈嘗膽。何忍角立分爭。既已匡。

辟同心。勿聽庶頑讒說。必也畛域對峙之意。不存於胸懷。名位相軋之嫌。不形於念慮。許身稷契。則交讓拜稽。投畀共驩。而不動聲色。議論省者。事功多。於諸君子有厚望焉。一曰勵廉耻。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是廉耻不獨士節。直關國命。邇年。

長安風氣所不忍言。媚竈掃門是何等事。而互相
矜詡。故示喧闐。甚者向火椒親。呈身閭寺。忽而摩
肩朝市。褫臂米山。犬豕鬼蜮。不足爲喻。故乃招搖
私黨。籠絡名流。一唱群和。恬不知耻。國家禍變。職
是之繇。屈膝事讐。又皆此輩。履霜堅冰。可不戒哉。
旌卹節義。旣奉

恩綸。凡有心知無不感涕。然褒忠殛逆。二者必當並
行。凡汙授僞職。蒙面全軀者。宜請如唐六等之法。

分別定率。庶足以樹厥風聲。宣茲震疊。此悚警人
心。奮勵士氣之一大機也。一曰覈名實。

先帝勵精圖治。憂勤十七載。而治效未臻者。

上以寔求。下不以寔應也。卽如破格用人。以濟時艱。
然必確核其人之可用。勿使違材易務。有器小任
重之虞。增餉練兵。以壯敵愾。然必確核其兵之堪
戰。勿使冒伍糜貲。有棘門灞上之慮。上書言事。以
集眾思。然必確核其言之有濟。勿使讒說震師。無

稽焚聽有辯言亂政之憂。推而至於察舉按劾蠲
租省刑諸事。無不行以實心。求其實效。一誠相感。
百務並興。如此而天下不大治者。未之有也。一日
納忠讜。夫子論損益之交。所辨者直與佞耳。董允
有參署盡言之告。而諸葛亮感其殷勤。蘇軾諍差
官置局之非。而司馬光終爲齊納。蓋勤攻吾闕。乃
名宰相之言。上殿相爭。正士君子之節。自頃彌縫
浸密。諂佞成風。相媚相蒙。以至禍敗。豈惟

朝廷之賊子抑亦朋友之罪人。今欲光贊新謨。尤當廣收鯁議。夫法家拂士。必以忠

君愛國爲心。虛已受規。愈見討賊復讐之志。藥言日進。大業可期矣。一日破情面。往年諫官痛哭於

先帝之前。曾以情面賄賂爲言。二者浸淫膏肓。不可救藥。今何時也。創鉅痛深。前懲後愆。苞苴筐篚。斷不容於

聖朝。所慮未能盡割者。情面耳。而不知情面之爲害。

與賄賂等嫺婭門牆豈無曲誤之愛淫朋比德皆
為攀附之緣乃至假以羽毛形之褒歎司彈劾者
莫敢誰何遂使貪黷之夫三窟愈狡殘虐之吏百
足不僵蠹國殃民莫大乎是盍思

寵馭升遐

嚴慈並逝

新綸播告詞義慄然臣子當不有其身何有於婚友
言念及此不啻吞刀飲灰固知澄叙必繇公塗汲

引弗及私昵矣職本書生何知大計一切戰守兵
食不敢妄談而惟竭其狂愚以俟葑菲之采為此
具揭須至揭者

崇禎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具

上督師史相公書

莆田陳方策

太學生

布衣陳方策謹致書於督師相公閣下策猥劣偃蹇浪跡長安學不猶人性不媚俗積腔有血欲瀝無從亦惟是願爲太平犬爾茲者寇虐披猖。

王室板蕩衣冠介冑降叛如雲廉恥全斯斯文將喪賴有相公以一身繫天下之重獨撐傾廈力砥狂波亟圖

中興俾蒼生無